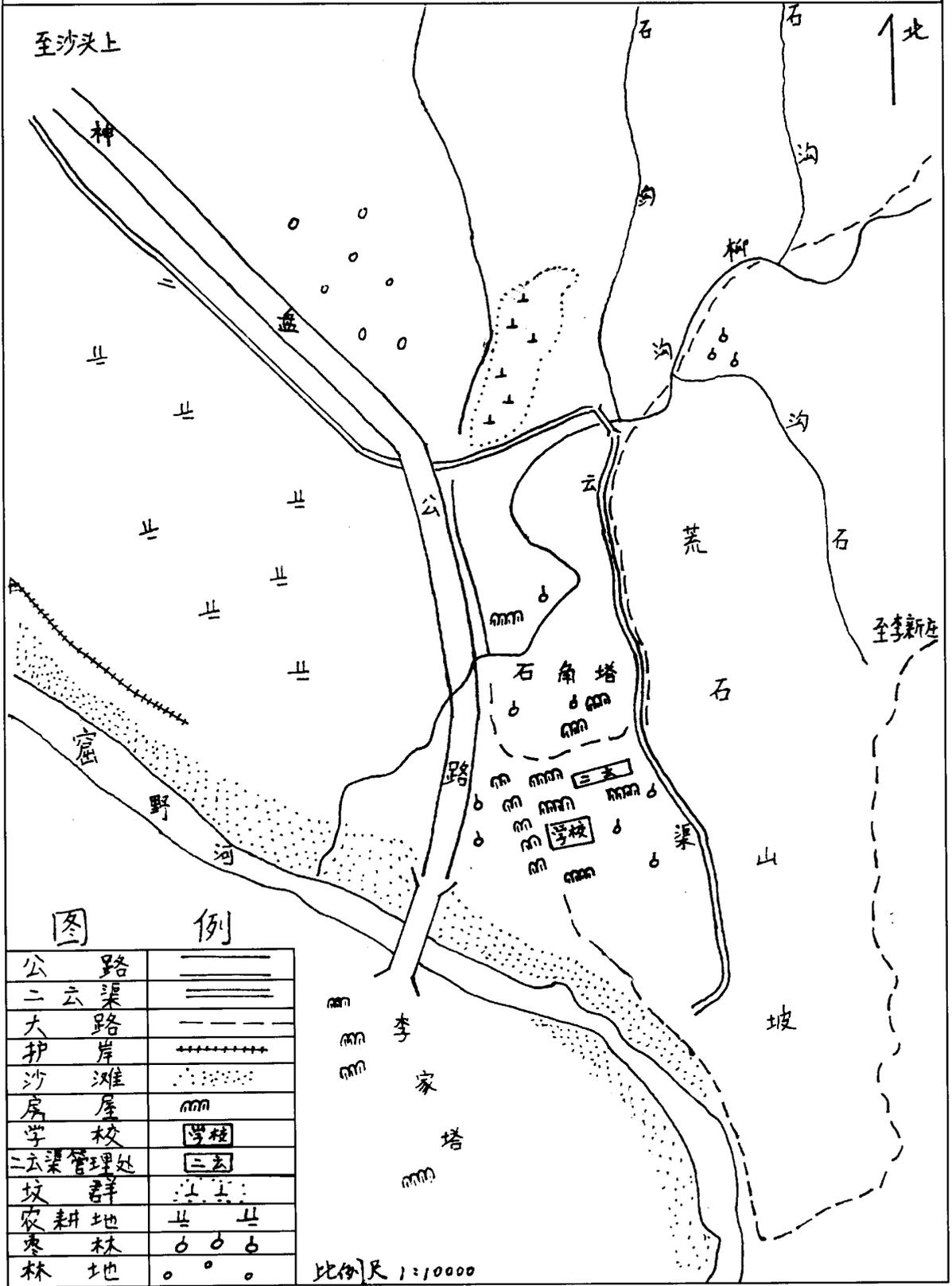


000565

石角塔村志

村志编委会

石角塔村简图



至沙头上

北 ↑

至新庄

图例

公路	==
二云渠	===
大路	---
护岸	+++++
沙滩
房屋	mmm
学校	学校
二云渠管理处	三云
坟群	△△△
农耕地	≡ ≡
枣林	○○○
林地	○○○

比例尺 1:10000

总顾问：李子奇

总策划：李智盛

主编：李智慧

责任编辑：潘静

编委：（按辈份年龄大小排序）

李士佩 李士敏 李德永 李高成

李世歧 李世杰 李世唐 李子义

李建刚 李智英 李治元 李华荣

李智威 李建国 李智荣 李华

李荣 李智忠 李沛 李鱼堂

李炎荣

摄影：王建忠 李飞

目 录

一	编者的话	一
二	村 貌	三
三	祖先与村庄	四
四	宗辈与古墓	六
五	村寨古迹	九
六	村俗村规	十一
七	社火活动	十三
八	出产与副业	十四
九	水利、交通、电力建设	十六
十	洪水溢川	十九
十一	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二十一
十二	文化教育	二十四
十三	历史人物轶事	二十六
十四	老革命人物	二十八



一、编者的话

一九九八年五月，胞兄李智盛从北京回到神木县城，住在县政府的宾馆。本村在神木县城工作的离退休干部和部分在职干部，同时也正在县城办事的石角塔村在任干部及部分群众来看望他。当天恰逢『端午节』，在就餐叙谈中，大家提出编写『村志』的事。智盛说，李子奇也曾向他提出过此事，并责成我承担编辑『村志』的具体事宜。

我从一九九八年五月起到二零零一年三月，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远至山西省的洪洞县，走访有关人员，寻根问底，并翻阅历史文献，掌握了一些必需的资料。我还去过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和东胜等地，寻访从石角塔村外迁出去的健在的长者，聆听他们的口述资料。在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现在家住呼和浩特市九十五岁高龄的李延亮长者。他身体健康，留有长须，慈眉善目，记忆力强，思维敏捷。我到了他家并说明我的来意后，他特别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除对我口述了石角塔村的历史外，还将他写的『家谱』给我看。他是从『存』字辈开始写的，记述详实。这位老者给我提供的资料很有价值。老者并且要求『石角塔村志』出版后，能给他一本阅览。还需要提到的是，村人李士佩、李高成、李润义，迁移至李兴庄的李文斌，迁移至高家堡镇的李登尚，迁移至内蒙古东胜的李登亮等人也提供了不少资料。

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于二零零一年春起草了『村志』初稿。稿子经过修改后，于二

零零二年十一月四日，在神木县城邀请了在石角塔居住的李士佩等数人和在县城居住的李世歧等十数人，李智盛主持召开了会议，产生了『村志』编委会，宣布了『村志』总顾问、总策划和主编等人选，讨论了『村志』初稿以及其他事务，关于编写『村志』的前期工作费用，如到山西、内蒙古等地调查访问的路费、食宿费及文稿打印等费用，由李智慧及儿子李炎荣、李飞无偿担负，勿需村人集资支付。至于『村志』的印刷费，是李子奇请著名企业『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赞助。在这里，我代表编委会及全村人民特向蓝星集团总公司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村志』与一般的『村志』比较，有两点突破：第一是，将女性的名字（含石角塔村外嫁的女子 and 从外村娶进来的媳妇）列入『村志』。这表明，石角塔『村志』是对中国传统社会轻视妇女地位和权力观念的一种挑战和决裂。第二是，本『村志』没有完全拘泥于编写一般『村志』的那种记事体裁，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采用了叙事体裁和记事体裁相合的手法，主要是为了给后人增加可读性。

此外，还必须说明的是，石角塔村本是一个李姓大家族，『村志』也罢，『村史』也罢，实际上也是一本『族谱』。可以说，这是石角塔『村志』的又一特点。

石角塔村与李家塔村本系同族，但因两个村子分开年代久远，本『村志』的具体内容只限石角塔村。

编者：李智慧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二、村 貌

石角塔村在神木县城南四十余公里处，窟野河的东岸。如果将村庄比作一位巨人，那就是，头枕『营盘梁』，脚踏『四河湾』，东靠『大王山』。大王山原名东山石坡，由村人李九当三十年如一日，战天斗地，放炮开山凿石料，建造家园，人们给他送绰号为『东山大王』，从此东山石坡易名为『大王山』。李九当勤劳顽强的事迹，也就是石角塔村祖祖辈辈村民精神的集中体现。石角塔村的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李九当式的人物。

窟野河年复一年，尤其在七、八月间霖雨季节，河水暴涨，像万匹脱了缰绳的野马，穿越长城，奔腾至距离石角塔村二十几公里的晋陕峡谷，汇入中华母亲河——黄河。『二云』渠水，从东向西犹如一条巨蟒绕村而过，浇灌着村庄一千多亩良田。『神盘』公路，象一条通向天堂、通向富裕的道路，从村北向西南穿行而过。几百孔石窑墩实坚固，错落有序。茂密的枣树，到了收获的季节，一颗颗红枣犹如一粒粒红玛瑙，将村庄点缀的美丽而壮观。这一切的一切，使得陕北黄土高坡上的石角塔村独具特色，因而取得了神木县南乡『第一村』的美称。小小的村子，亦可谓有了点小小的名气。

三、祖先与村庄

石角塔村至今还保存有一本《老遗志》。因年代久远和保存不善，文本损毁严重，主要是短缺了开头几页，其次是有些字被鼠咬虫蛀，辨认不清。但幸运的是，编者亲眼看到过完整的文本。据回忆，文本开宗明义，记载着石角塔村的先祖名叫李洪。现存文本第二页上小注云：『相传石角塔之先祖系旺满之子』；文本第三页上小注云：『石角塔之先祖系应昌之父』。也就是说，李洪的父亲是李旺满，李洪的儿子是李应昌。

据《洪洞县志》记载，城北贾村有一个广济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唐宋以来，在这里建成驿站，办理四方来往公差事务。寺旁有一株身粗数围，荫蔽数亩的汉槐，阳关大道行人从树下通过。明代时，一度在中原各地兵乱荒疫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经济繁荣，人丁兴旺。据洪武十四年统计，山西人口达四百零三点四万，比河南、山东两省人口总和还要多。明政府为了减轻人口过多的压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决定由山西往各地迁民。又据历史文献记载，明代迁民从洪武初年直到永乐十五年，约半个世纪的历史。东到山东、江苏、陕西、甘肃、南至河南、安徽、北达北京和东北数省市，都有洪洞县之迁民。

又据考证，明朝末期，山西省洪洞县沙棚洼村连年遭灾，先祖李洪来到大槐树庄移民

聚点，办了移民手续，同其妻赵氏携儿带女来到神木县境。当时，神木县地方正逢兵荒马乱时期，时局动荡不安，李洪先祖在窟野河下游的东岸，即现在的沙峁乡杨崖上村落脚。在杨崖上村住了若干年后，不幸遭逢瘟疫肆虐，人患疾病，牲畜死亡。先祖又搬迁到了李家塔村的西山梁上名叫『科洼』的地方，建造了非常简陋的住处（遗迹现在隐约还可看到）。此处居住的自然条件差，生存困难，于是就搬迁到了石角塔。先祖在石角塔定居后，由于地理条件好，加之勤劳，生产发展，生活改善。可是又出现了农田基本建设速度，跟不上人口增长太快的矛盾。这就使得石角塔村的一些人口往外流动。有的西迁至高家堡镇的点军崖、常家沟、水磨沟，有的迁至解家堡的马家梁，有的迁至店塔的板定梁，有的迁到中鸡的李家畔，有的迁至城关镇的呼家圪台、阴窠黄庄村，还有的迁至内蒙古的东胜、包头等地。外迁出去的人，现在辈分排字仍不错乱，他们都承认自己是石角塔村李氏家族的后裔。

四、宗辈与古墓

李姓是当今中国头号大姓，约占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九，世界上李姓超过八千七百万人。李氏在国内分布极广，以北方居多。《新唐书》云：李氏出自嬴姓，历虞、夏、商，世为大理，官命族为理氏，后理改为李。又据《姓氏考略》一书中说：『理、李古字通。』唐人说李氏十一世孙是李耳。李耳名聃，号为老子。李氏有一系流入陇西。传李渊即今甘肃秦安人。公元六七一年，李渊任山西太原留守。唐初凡跟随李渊、李世民打天下的人，均被从唐朝国姓李。古往今来，李氏英才辈出，代不乏人。从这些史料也可看出，石角塔村先祖李洪从山西迁来，而且是李世民的后裔，很有些道理。

石角塔村李氏宗族牒择，据石角塔外迁至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左旗李廷亮提供的『家谱』记载，石角塔李氏宗族牒择『存、发、天、俊、兴、登、士、世』八字辈。又据石角塔村外迁至高家堡点军崖李登尚老者口叙，同李廷亮『家谱』记载的辈份排字完全一致。石角塔村健在的，辈份最高，年龄也最大的李士佩，也是这样说。上溯李洪之子李应昌，相传生有四子，即李招、李财、李进、李宝，从此以后，也就有了『招、财、进、宝』四门分的口传，而无文字记载。本『村志』从『登』字辈开始。但从李子奇传《岁月》一书中得知，李子奇的祖父为李兴孝，这样，本『村志』上接的就是『兴』字辈了。上溯至李洪先祖，其间共

有多少辈很难说准确。但多方面综合考证，石角塔村无文字记载的辈分大约即『存、发、天、俊』四代。尽管『老村志』里有这些字出现，可是由于记述简单，排序不规则，无法确认。一九八一年由李丕功主持，李世耀、李世义、李智英、李智慧参加，续编了『智、克、常、刚、敬、民、俭、学』八字辈，连同原编的八字辈，共十六字辈。实际上后五辈未出生。

石角塔先祖李洪的坟墓在李家塔上山梁。其根据：一是，老人们一辈一辈的口传。二是，一九五八年村人李信当开垦荒地时偶然发现一古墓中的砖瓦上用红漆写有字迹，而遗憾的是李信当不识字，不知道砖瓦上记载的是什么内容，但这一古墓与相传的那个古墓的地址是相吻合的；三是，凡石角塔、李家塔同族者（含迁往外地者）至今不通婚。

遗世名册

一代祖	李洪（立祖）
二代祖	李应昌
三代祖	李招 李财 李进 李宝
四代祖	无考
五代祖	无考
六代祖	无考
七代祖	存字 失记
八代祖	发字 失记
九代祖	天字 失记
十代祖	俊字 失记
十一代祖	兴字 （与春字辈同用）记传
十二代祖	登记 （与仲字辈、廷字辈同用）民传
十三代祖	士字 （与树字辈同用）记传
十四代祖	世字 记传
十五代祖	智字 记传
十六代祖	克字 记传
十七代祖	常字 记传

已拟定的“纲、敬、民、俭、学”字辈，在编写此村志时未出生。

五、村寨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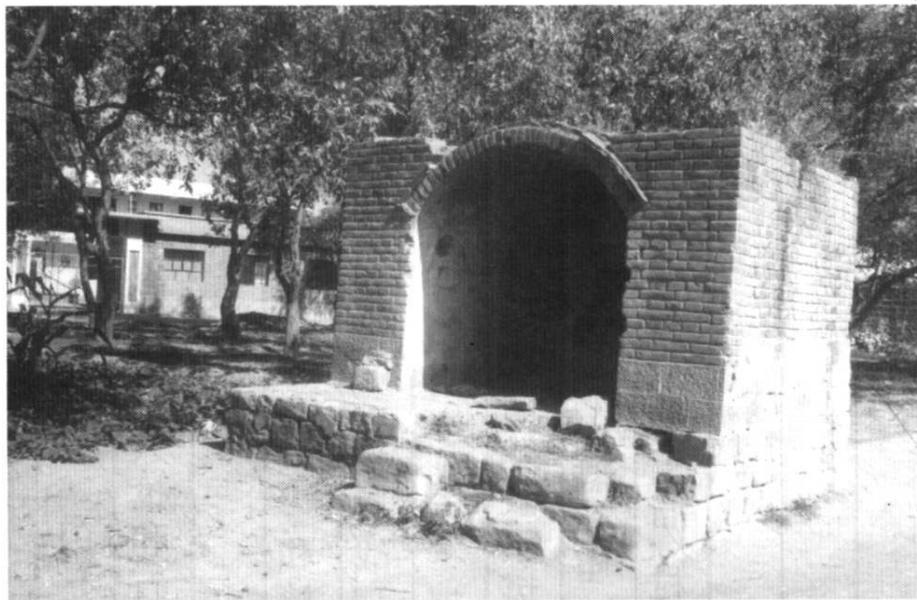
石角塔村有古山寨三处，即虎头寨、坚守寨和安全寨。据传这三寨的建筑都是为了防御入侵者而建。山寨工程不大，但很险要，四周悬崖峭壁，寨上垒有高墙。寨门是用人工凿开的石洞。当入侵者来时，村人藏于寨内，将洞门压紧，寨内备有弓箭、火枪和石块作为武器，形成一人挡关，万夫莫开之势。

据传清朝同治年期间有一年秋天，有一支叫『四军』的队伍，攻破高家堡和神木城后，大肆烧杀抢掠。当沿窟野河到了石角塔村时，石角塔村民在山寨内，顽强奋战，村里有一善射者，连射数箭，击中了『四军』领头人的缨盔，『四军』见势不好，当即逃走。据考证，这是当年回汉民族矛盾尖锐时发生的事情。这些村寨，因年久失修，现已残破不堪。

据传清道光年间，石角塔村民相继修建了『老爷庙』、『龙王庙』、『河神庙』和『山神庙』。这些庙宇随着时间的变迁，现在基本上不复存在。唯有老爷庙、龙王庙，村民近年来做过一点维修。



寨山头虎



河神庙

六、村俗村规

(一) 娶嫁婚礼

石角塔村在旧社会时，男婚女嫁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主婚，青年男女无选择配偶的权力。而且基本上是一种买卖婚姻。旧社会时，娶亲，一般是女子坐轿男子骑马，全过程历时三天。到了新社会有了婚姻法，自主择偶的风尚日趋兴盛。从一九五五年起娶媳妇嫁闺女取消了坐轿的习俗，改为骑骡、骑马、骑驴。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来，婚礼程序日趋简化。但聘婚财礼，还是要有的。

(二) 丧葬礼仪

其程序主要是：人殓，以棺盛尸，盖棺待葬。棺木一般为水桐木，少数为松柏木。人殓前先为死者理发、刮脸、净身。净身有的用水，有的用酒，最后入棺。出殡之前，多由骨肉至亲及生前好友立旁诀别。然后即是报丧，送三更，入葬，复三。亡后百日和一周年，举行悼念仪式。死者到了三周年时，举行较为隆重的『结孝』悼念仪式。到了新社会，丧葬礼俗已不及过去铺排复杂，但基本礼仪无大变化。

(三) 岁时节序

石角塔村四季有节。阴历春节，叫『过大年』；人七又叫『过小年』；三月三，为『杨柳

会』节；清明上坟填土，为『扫墓节』；五月初五，为『端五节』；五月十三，为老爷『磨刀节』；六月六，为『新麦节』；七月七，为『天河会』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九月九，为『重阳节』；十月初一，为『鬼节』；冬至，为『腊八节』；腊月二十三，为『灶爷节』。每到节日，家家都要吃一顿好饭，以兹纪念。